

敦煌印象

DUNHUANG
IMPRESSION

方健荣 选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自神州腹地中原喷涌而出，经由河西走廊这条笔直的千里通道，穿过敦煌，向西而去，光芒四射地传布世界。同时，源自西方的几大文明，包括埃及文化、希腊文化、西亚文化，以及毗邻我国的印度文化，亦在同一条路线上源源不绝地逆向地输入进来。东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便在这里的大漠荒滩上撞出一个光华灿烂的敦煌。

敦煌印象

DUNHUANG
IMPRESSION

方健荣 选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敦煌印象/方健荣选编.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588-731-9

I. 敦…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8814号

敦煌印象

方健荣 选编

责任编辑: 刘铁巍 田 园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6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731-9

定 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林 非

似乎从诞生那一天起，敦煌就注定是世界的一个博大而幽深、显赫且又独立的存在。其丰富的宗教艺术，繁复的历史演变，独处黄沙的落寞与繁华，超越千年的沉重与曼妙，都是她迄今为止令人着迷惊叹的魅力的由头。飞翔千年的伎乐人，优雅曼妙的姿态，在时间蓝空中穿越沧桑历史；满面尘土的佛像和佛陀，至今保留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嬗变、递进、融汇之时的本真姿态。

敦煌自古被誉为中西文化和文明交融、流变的第一站，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时光中，敦煌已然承载了中原皇朝之外，西域乃至中亚和西亚文明、文化容纳与传播的重要“使命”。自前秦高僧乐僔在三危山的“落身成庙”（公元366年）以来，北魏乃至两晋、五代、隋统治者及其贵族、边臣对佛教不遗余力的笃信、开凿和修葺，使得敦煌在不断更替之中，得到了有效巩固和发展。

唐代中后期，张议潮、曹议金政权及其家族对佛教的崇尚、开窟塑身以求不朽的奢华行为，从另一方面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到元代，由于中原帝国军事力量乃至集权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变化，敦煌及丝绸之路渐渐冷落，而莫高窟，也不可避免地寂寥了下来，以至日日风吹土埋，渐渐荒废。

公元1900年5月26日，神秘埋藏了八九百年之久的洞窟豁

然出世。与之紧密相关的一个人，是当时从湖北出家，辗转至莫高窟做住持的道士王圆箓。对于宗教乃至其容身的莫高窟，王圆箓是笃诚的，尽心的，他四处化缘，维修残破不堪的莫高窟，用以维持生计。王圆箓的这一发现，没过多久，就在新疆和兰州、北京等地学者官要之间传扬开来。斯时，正在楼兰考察的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闻声，穿越浩大的罗布泊，径直走向莫高窟。

藏经洞内的“敦煌遗书”，与安阳殷墟、居延汉简并成为20世纪初东方三大文明发现。而奥博鲁切夫、斯坦因、科兹洛夫、伯希和等人先后进入莫高窟，以各种方式，从王圆箓手中带走数万件的艺术珍品和宗教典籍。这一系列浩劫，使得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悲怆喟叹。而叶昌炽、罗振玉、向达、王重民、贺昌群、刘鹗、王国维、于右任、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人对敦煌艺术保护的身体力行，以及于逆境中对艺术和文化的景仰乃至义无反顾的“献身”，使得敦煌艺术得到了有效的研究、开掘和存留，乃至生生不竭且又卓有成效的继承与发扬。

现在的敦煌，不仅仅因为它是古代中国的西边疆域乃至西域的开始，也不仅仅是充满异样文化和地理色彩的旅游胜地；在数千年历史间，因乌孙、大月氏和匈奴，吐蕃、鲜卑、西夏、突厥和蒙古等部族的轮番占领，中西文化、宗教和文明的交融与演变，使得敦煌具有一种特色鲜明的“混血”色彩。所有这一些，都可以在莫高窟及周边的佛窟中找到当年的蛛丝马迹。

至当下，每年来敦煌游览与参观的人不下百万，在流沙与戈壁围困的绿洲之间，在风化和噬坏严重的佛窟壁画前仰头瞻仰，啧啧赞叹。我想，敦煌的魅力大抵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感染，是丰富而驳杂、独特又神秘的文明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强大气韵，使得每一个前来游览和朝觐的人都不

得不从内心和灵魂当中涌起虔诚的景仰和热爱，在众多文化遗迹和文明面前，诚笃沉肃、流连忘返。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这一名字，其本身就是其魅力和品性的最好注解。《敦煌印象》一书，可以说是一本关于敦煌文化及其精神品质的一个丰富展示与极致发现、解读。其中文章作者，囊括了当今国学硕儒、敦煌学专家乃至著名学者和作家状写敦煌的锦绣篇章。张恨水、季羨林、宗璞、冯骥才、贾平凹、余秋雨、杨显惠、张抗抗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以深厚的文化修养、渊博的知识和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将敦煌物事尽入文章，呈现和发掘出敦煌最为幽深博大、丰富独特的一面。常书鸿、段文杰、高尔泰等著名学者和画家、美学家，以亲历、保护、继承和研究者的身份，书写了自己宠辱不惊的人生襟怀、独立纯粹的情感思想和在敦煌的日常生活状态。

特别要提的是高尔泰先生回忆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及其个人在敦煌工作和生活的文章——《常书鸿先生》《寂寂三清宫》，如同亲历，情景映现，读来令人欷歔，眼眶潮湿。文章不仅饱满了一份浓郁的人间真情，而且还有一种醒人济世之效用。冯骥才从文化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敦煌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掘和发现。余秋雨《道士塔》《莫高窟》似乎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其对藏经洞及莫高窟的历史遭际的叙述和感喟，早已深入人心，诵读、引用、变换者不胜枚举。杨显惠《疏勒河上的胡杨林》叙述了自己多年在敦煌的生活，像他声名斐然的系列小说《夹边沟记事》一样简朴自然而又充满情感力量。周涛《莫高窟神游》《西部与西部》以大气凛然的诗情，对敦煌乃至莫高窟展开了刚健韧性的想象。

常沙娜的回忆文章《留下永恒的微笑——回忆父亲常书鸿》，以饱含深情的文字，从自己的内心，找到并书写了一个真实的常书鸿。日籍友人平山郁夫《永远朝拜敦煌》，用真切

的笔调，记录了自己对敦煌的挚爱之情。早年成名的诗人林染、周涛、曲近和陈所巨等人的作品短小精悍，构思精巧，洋溢着别致的诗人气质。

作为年青一代的写作者，叶开《去敦煌的三种方法》开合自如，笔尖气象万千。杨献平《内心的敦煌》自由诗性，境界凛然。洪烛《飞天，来历不明的外星女人》，以印象式的书写，对敦煌致以内心的崇拜。阿贝尔《莫高窟的美与疼痛》感性而充满温情。甘肃省内的诸多作家、诗人如马步升、赵之洵、匡文立、王新军、锥青之、方健荣、孙江、胡杨、刘士超、马旭祖、晏苏、关瑞、秦川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或者在敦煌的中心与外围，记述和表达了他们各自心中的敦煌及其历史文化现象与遗迹。

由此，可以说，这本书中的文章，角度是多样的，硕儒学者普及性与文学性并重的深刻解读，年轻作者们的意气飞扬，当地作家的熟稔与深情，构成了《敦煌印象》一书的丰富性。从中，不仅可以窥探到敦煌在不同历史烟尘当中的真切影像，也可以领略到敦煌学及敦煌周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遗迹。对于热爱敦煌、了解敦煌、发现敦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美妙的纸上敦煌旅行。

作为编选者，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方健荣而言，一方面是对敦煌的一种文化贡献，且具有长期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敦煌题材美文的一次整体检阅和展示。因而，《敦煌印象》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敦煌的旅行参考，且还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献、文学收藏、资料集锦、艺术鉴赏等多种功能和价值。

2008年8月26日于北京静淑苑

目 录 | CONTENT

常书鸿	夏天的敦煌……1
	喜鹊的故事——敦煌散记之一……4
段文杰	敦煌之梦（节选）……7
季羨林	在敦煌……11
冯骥才	关于敦煌样式——为纪念藏经洞发现百年而作……23
余秋雨	道士塔……30
	莫高窟……36
高尔泰	常书鸿先生……42
	寂寂三清宫……52
常沙娜	留下永久的微笑——我的父亲常书鸿……56
贾平凹	敦煌沙山记……60
	佛事……63
林 非	敦煌散记（四题）……66
周 涛	莫高窟神游……73
	西部与西部……77
平山郁夫	永远朝拜敦煌……80
张恨水	敦煌……84
三 毛	夜半逾城——敦煌记……86
高德祥	敦煌人的莫高情结……100
张抗抗	沙之聚……106
杨显惠	疏勒河上的胡杨林……108
孙 江	这一个魔影——敦煌“伤心史”中的王道士……114
何生祖	敦煌人……122
雏青之	敦煌的孤独……126
杜永卫	大泉河，从莫高窟前流过……130

胡 杨	敦煌笔记·····135
秦 川	新店湖梦幻·····139
杨利民	听戏·····142
胡同庆	敦煌随笔四则·····144
林家平	敦煌风景·····151
林 染	敦煌的变奏·····156
陈所巨	西去雄关·····161
赵之洵	敦煌巡游·····164
叶 开	去敦煌的三种方法·····167
李茂锦	飞天随笔·····171
王新军	走近敦煌·····174
雪 潇	莫高窟·····177
晏 苏	与你对峙·····180
匡文立	鸣沙山挟风行·····185
李文强	坚守西部·····190
姜生治	情有独钟游三危·····193
刘立波	我带走了敦煌·····197
马旭祖	感受破城子·····202
桑新华	巍巍哉敦煌·····205
吴新宇	笔走敦煌·····207
寒 星	阳关三叠·····211
宗 璞	鸣沙山记·····216
洪 烛	飞天, 来历不明的外星女人·····219
阿贝尔	莫高窟的美与疼痛·····222
关 瑞	走笔敦煌·····227
韩维民	神圣的敦煌·····232
非 我	佛·画·人·····236
冯玉雷	敦煌学界的“老狮子”·····239
王登渤	敦煌以西·····243
曲 近	敦煌一日·····246
刘丰歌	敦煌花·····249

张彦芬	莫高窟的夜……253
刘士超	走出荒漠……255
志 凌	敦煌一千天……258
马步升	天马的故乡……261
林 雨	古道西风……263
高利华	在敦煌的幸福生活……266
林 俐	这一片土地这一座城……268
荆爱民	莫高窟礼赞（外三篇）……271
刘学智	党河的水（外一篇）……274
杨献平	内心的敦煌……278
方健荣	天边的敦煌……285
	敦煌的夜市……288
编者小语	……291

夏天的敦煌

常书鸿

在敦煌，夏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莫高窟前岩泉的冰河刚刚化冻，三月间和暖的春风和炽热的阳光，匆匆地把树上的榆钱和地面的苜蓿首先在灰黄的砂岩间点缀出嫩绿的新芽。接着，在杏树和梨树的枝头，也迫不及待地开放出与枯枝很不相称的艳丽的鲜花。在冬天以后就不知去向的黄鸭子，这时又在有九层楼高的岩石的隙缝中，孵育它们的小雏鸭。蜜蜂和小鸟的鸣声与树荫路旁水渠中的青蛙的叫声，把静静的千佛洞弄得有点闹意。于是莫高窟前千百枝的白杨和垂柳，一直到银灰色的沙枣，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中迅速换上了嫩绿的新装；于是长满在岩泉的沙滩边的马兰和红柳也开出了花朵……最后，具有西域情调的金黄色的沙枣花，那浓郁的香味，送来了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的浴佛节的庙会。

这时候粮棉已下了种。春忙季节已告一段落，社员们乘着农忙间歇的空隙，喜欢利用这个传统的节日，乘了汽车、自行车、牛车、驼、马、驴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携儿带女，带了野餐的锅灶、吃的、用的、玩的，在新店子到千佛洞的三十里的马路上络绎不绝地连成一条走马灯一般的行列。爱玩好闹的青年男女还随身带着板胡丝竹，三三两两地坐卧在白杨树的树荫下，或淙淙不绝的泉水前，一时歌声和鄯鄯曲牌的音乐此起彼伏……爱俊俏的敦煌农村姑娘，头上戴着各式各样塑料的发夹和绸带，在沙滩边上收集野马兰的花束。



在庙会的时候，敦煌县商业局还组织了临时菜饭点心铺，供应游客的需要。但来自农村的老乡们，还是喜欢将自己带来的小锅小灶，用树林中拣来的枯枝败叶，在泉水畔，树荫里，简单地用土块或石头架起锅灶，就地野餐。在这里，可以听见流行在甘青间的“花儿”、“二人转”和郿陂戏……直到新月的斜影照射在岩泉上发出闪闪的寒光，戈壁滩夏夜袭人的寒气，才使热闹的白昼慢慢静寂！

四月初八庙会一过，来自各乡镇各公社的劳动人民，在此游息了几天之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又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当敦煌夏天的阳光越来越显得炎热时，东风起处，那些娇嫩香艳的春花，像过眼浮云一般，一刹那消灭干净！于是杏树、梨树、桃树、枣树，都在油绿绿的树下面露出茁壮的果实，白杨与榆树长满了青葱茂密的枝叶……人们一进三危山的峡谷口，就可以望见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金色沙漠中的一条青葱美丽的织锦！

夏天的敦煌，太阳从上午五时在三危山中升出来之后，一直到晚上十点，太阳才从鸣沙山背后落下去。在长夏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整整有十七个小时。在这些日子里，在幽暗的石室内部，由于烈日的反光缘故，不用电灯也可以观望壁画和塑像。夏天，敦煌沙漠中的气候也显得特别！中午，在太阳下的温度可以直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如果你愿意的话，用一个鸡蛋埋在晒热的流沙中，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烤熟。但这里的空气却是那么干净，那么纯洁，人们只要在阳光射不到的树荫下，就会觉得凉爽清快！在房屋中，只要关闭了窗户，放下竹帘，不使阳光射入，室内总是那么清凉！经过半天的劳动，在午餐后、在那悄悄地连小鸟也不啼一声的环境中，小睡片刻，真是一剂消除疲劳的良药！人们在午睡醒来后喝一杯在千佛洞到处皆是甘草凉茶，真是精神抖擞，暑气全消！于是同志们三三两两地拿着夹衣，甚至带着棉袄或老羊皮，背着工具箱，穿过窟前的热的流沙，走到用柏油铺的林荫路上时，就会感到很凉爽，等走到了洞窟门口时，人们就要准备受一股冲出来的冷气的袭击，于是披上夹衣或棉袄……这时，人们用清醒的头脑，在自己的岗位上，临摹、摄影，或作记录研究，继续工作。等完成了下半天的工作出来时，傍晚六点钟的太阳还是那样矫健，人们喜欢再用一点时

间在集体的蔬菜瓜果园地上转一下，如有成熟的好瓜并和该摘的鲜菜，就一起交给管理员。准备晚膳后，大家在晚凉中围着桌子吃一阵比哈密瓜还要香甜的“古瓜州”的好瓜——我们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时候，人们最能体会到西北流传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口头语：“早穿皮裘，午穿纱，围了火炉吃西瓜！”



喜鹊的故事

——敦煌散记之一

解放前，千佛洞有几只喜鹊。有一年，来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因为打不到黄羊，就无聊地随手把见到的几只喜鹊用步枪打死。从此，千佛洞的人就看不见喜鹊了。

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忽然听到一声喜鹊的叫声，急急到门外，看见在窗外梨树的枝头上停着一只喜鹊。这是劫后仅存的一只孤独的喜鹊。我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带着怜悯的心情，随手把剩下的一些馒头放在窗边。这个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找不到食物的喜鹊毫无顾忌，狼吞虎咽地把馒头吃下去了。于是第二天来，第三天来，从此它变成我窗前的食客了。

冬天，在沙漠上地冻天寒、草木枯萎的季节里，不能冬眠的动物的确也很难受的。譬如那些平时唧唧呱呱的麻雀，到了此时也变成勾头缩脑的偷食鬼。它们飞到食堂里，飞到粮仓里，变成生了翅膀的老鼠一般，到处偷食，甚至连糊窗的干糍糊也要偷吃。它们往往成群结队地飞到东来，东边的纸窗被啄破了！飞到西来，西边的纸窗被啄破了！我很恨这批麻雀！但自从喜鹊成为我的食客后，它主动地成了义务的纸窗保护者，只要一听见它响亮的叫声，麻雀就一溜烟飞散了。正因为这样，这只喜鹊也居然理有应得似的，每天上午，太阳照到我的纸窗时，就长鸣一声，一下子停在我的纸窗前。这时我就必须赶快拿了饲料出去，否则这个似乎有灵感的动物，就叫着，飞着，跳着，神情不安地等待我的“布施”，直到吃饱了才扬长而

去。从此习以为常。有时我稍许迟去一会，它就会在窗外不息地叫着，跳着，甚至会打门似的用嘴打着纸窗。我虽然也有点讨厌，但总是尽量满足它的要求。好在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从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五个月中间，那正是塞外苦寒的时期。3月下旬千佛洞就开冻了，接着草木又开始生长起来，大概喜鹊的食物有所着落，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暂时不依靠我的“布施”。

一直到1949年，这只喜鹊已被我一连养了四个冬天。随着全国的解放，敦煌研究工作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工作展开了，工作人员也日渐增加了！为了改善我们沙漠上工作人员的生活，在修建洞窟的同时，还为我们修盖了一些比较讲究的住宅。从兰州买来了几箱玻璃，把中寺破庙里的纸窗一律改为玻璃。这是千佛洞空前的一个大改革。从此可以避免风沙，光和太阳却依然可以照进来。到了冬天，每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在炉火中，还可以晒太阳。扯上几尺花花布，每一个干部的家属都出奇制胜地做上窗帘，养上盆花，那一个个房间布置得舒适、清洁、美丽。到了新年或春节，大家还随西北农村习惯，在亮堂堂的玻璃窗上，贴了从敦煌图案中变化出来的大红剪纸。真是喜气洋洋，皆大欢喜！

1954年，中央文化部为了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又拨给我们一部发电机和一辆汽车。我们修盖了一大间厂房，专为停放汽车和安装发电机之用。在这个厂房里，我们也安装了玻璃窗。因为厂房的玻璃面积较大，我特地嘱咐管理人，要注意门窗的开关，不要在刮风时被打碎。次年的一个春天，忽地有人告诉我厂房的玻璃被打碎了！那天并未刮风，门窗也都紧紧关着。我问了一下原因，说是可能被孩子打碎的，于是又给重配了一块。不料在重配好的第二天，有人来说，玻璃又给打碎了！“真讨厌！”我有点不耐烦了。赶紧要孩子的家长们管好孩子，无事不要再到汽车房去。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中午，又传来打破玻璃的消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是否有人在故意破坏？第四次装好后，我特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看是谁连续做了这些坏事。次日，不到正午的时光，我独自走到汽车房旁边。看那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蜜蜂的嗡嗡声，包围着一棵盛开的杏花树，不时落下一些像雪片样的花瓣，有的落在白杨树畔的小溪中随水漂去了。被暖热的太



阳暴晒着的马兰花，已开出花朵，木樨已长出了嫩芽！清明过去仅仅半个月，但塞外的春天来得这样猛烈，翠绿的榆钱，油绿的白杨树叶，加上杏花，蜜蜂的嗡嗡，已是江南暮春的天气！千佛洞穿上了绿色的春装，石窟前面拔地参天的白杨树叶已把古老的石窟遮没了。我正在欣赏千佛洞的春色，忽地听见一声我所熟悉的叫声，随即发现已有快一个月不到我窗前的喜鹊，这时容光焕发地、矫健地、像箭一样划破蔚蓝的天空，在白杨树的枝头上略略停留了一下。它看了我几眼，忽地一个箭步，飞跃在汽车房前，用嘴啄在玻璃上，烦躁地叫了几声，跳来跳去地望着玻璃反光中它自己在杏花背景中的影子，像冬天在我窗外乞食那样，啄一阵玻璃，叫一阵又飞到树上，对着汽车房的玻璃叫着，会发生什么情况似的。我正在怀疑，说时迟，那时快，一刹那，这只疯狂了一般的喜鹊，忽地把自己的身子，像俯冲轰炸机似的冲击在汽车房的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了，喜鹊惊慌失措地振翅飞去了！

一切依旧是这样静，像春光一样悄悄地静寂，溪水在流，杏花在落，有些被水带走了，有些落在细黄的流沙上刚停留下来，一阵微风又把它们带走了。“在沙漠中”，我如从梦中醒来一般，又开始我的逻辑思索，像考虑沙漠中单身干部的感情生活一般，考虑一只孤单的喜鹊的问题！

段文杰

敦煌之梦
(节选)

敦煌，我来啦

在兰州住了近一年，终于等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办的消息，很兴奋。不久，常书鸿先生经兰州返敦煌，我便与他一起往敦煌进发。兰州距敦煌尚有一千多公里，我们从兰州搭乘一辆卡车向西走，汽车很破旧，坐在上面也不太舒服，但有一个好处，因为汽车没有篷盖，我们可以东张西望，观看沿途的景色。河西走廊多是高山大漠，戈壁荒滩，山峰大多是光秃秃的，树木很少，与四川的青山绿水迥异。但在漫长而广袤的河西走廊，也到处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生长着树木和庄稼，而绿洲簇拥着城镇和村落。河西走廊南面有一座长长的山脉叫祁连山，山上还有些草原和森林，长着松柏之类的乔木。远望祁连山还能看到一些长年不化的积雪在发光。那时汽车的速度很慢，一天也就是几百华里，沿途在武威、张掖、酒泉都要住宿过夜。有一次，大约在安西县境内，汽车出了故障，老是修不好，当时大家把行李搬下来打开，就在戈壁荒滩上睡了一夜，半夜被戈壁冷风吹醒，思绪颇多，忽然想起汉代张骞、唐代玄奘们沿这条道路西行时，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人的确很奇怪，有时明知道前面要遭受磨难，却偏要去做，是崇高的信念和远大的目标成就了人类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还是冥冥中总有什么在前路指引？经过六七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